

有人说他们是少昊后裔,有人说他们是商族分支,有人说他们是秦人祖先。这个山东地区实力最雄厚的商代方国,曾经有三十年作为王朝的权力中心,曾经在周初掀起腥风血雨,也曾经是周公最挂念的地方。奄国虽然仅存续了约三百年,但它对整个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。

嫡系方国

曾是商都重地

奄国,这个存续大约三百年的古国,因为参与周初那场叛乱,所以在历史上赫赫有名。奄国的来历颇为神秘,往前可以追溯到少昊后裔。一般认为它是子姓之国,是从东夷部族分化而出的商族分支。

今天提起商朝来,人们往往把目光投向河南安阳的殷墟。实际上,殷墟只是商朝后半期的国都所在,商人昔日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。早期的商族主要活跃在河南东部和山东西部一带。比如现在的菏泽、济宁等地,在当时多大湖大泽,土壤肥沃,物产丰富,很适合人类生存,也是传统的商族势力范围所在。

当商汤成功代夏,取得了天下后,商族各部旋即扶摇直上,奄国也被封为方国。商代名义上方国林立,但多数方国不过是一城一邑的规模,而奄国却大不一样。在当时的山东地区,奄国基本上是一家独大的局面。奄国在商朝的地位和后来鲁国差不多,不仅是出身显赫的嫡系方国,而且兵强马壮,疆域辽阔,周边不少小国都沦为它的附庸,堪称“东方一霸”。

但是,商朝自身的中央政权建设却存在问题。受洪水、内部权力之争等因素影响,商朝早期的政权很不稳固。于是就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:商朝国君时不时带着人迁都。因此在豫东南和鲁西南,多处地方都曾是商朝国都所在,其中就包括奄,也就是今山东曲阜。

《古本竹书纪年》里记载:“南庚更自晓迁于奄。阳甲即位,居奄。”可见,在商王南庚和阳甲时代,商朝的国都皆在奄地。此后,阳甲传位给了弟弟盘庚,盘庚又做出了迁殷的举动。南庚在位25年,阳甲在位7年,如此算来,奄作为商朝国都至少也有30年。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三十六】

奄国：曾是商都所在，或为秦人祖先

□张九龙

有个情况是应该说明的。奄地成为商朝都城的时候,奄国其实是一直存在的。奄国能够让出一部分土地,作为商朝中央政权驻地,而两任商朝国君能够踏踏实实在这里住三十年,足见商君对奄国的信任和奄国对商朝的忠诚。

尽管后来商朝再次迁都到了河南安阳的殷地,并一直延续到商末,但是奄国的地位没有因此而削弱,对商朝的忠心也丝毫没变。可恰恰是这份忠心,最终给奄国招来了灭顶之灾,奄国成为了商王朝的殉葬品。

响应叛乱

为商王朝殉葬

在那个通讯不便的年代,还没等远在东方的奄国醒过神来,周人的大军就已经攻进了朝歌,很快就江山

易主。为了展示新王朝的仁德,周武王并没有打算对商朝贵族赶尽杀绝,反而让纣王的儿子武庚保留了其祖先的土地,让他依旧住在朝歌,定期给祖先们烧烧香、上上供。

但是,毕竟周人长期耕耘在西方,入主中原不久,百废待兴,对东方鞭长莫及,因此,周武王对武庚还是保持着十足的戒心。为了杜绝武庚联合其他残商力量谋反,武王将监视武庚的任务委托给三个兄弟:管叔鲜、蔡叔度和霍叔处,史称“三监”。

可是,周武王还是棋差一着,算来算去,没算到自己的三个兄弟竟会胳膊肘往外拐。登基两年,周武王就去世了,年幼的成王继位,由周公与召公辅佐,政令基本上都出自周公之手。这下子,“三监”的心里可不平衡了,对周公凌驾于自己之上很是不服,渐渐对周公以及朝廷起了异心。

见此情景,武庚找到“三监”,做起了策反工作。双方一拍即合,借口周公有不臣之心,起兵对抗朝廷。好不容易有了反攻的机会,东方的那些商朝遗老遗少兴奋不已,纷纷起兵响应。原本就是殷商“铁杆”的奄国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,并且因为实力雄厚,奄国一参战就成为当时东方各国反周的中坚力量,上了朝廷的黑名单。

朝廷可不是吃素的。公元前1104年,周公率领大军开始讨伐叛逆,不久就杀死管叔鲜,流放蔡叔度,将霍叔处废为庶民。周军旋即飞渡黄河,与武庚展开决战,朝歌城再次陷落,武庚战败逃跑,在北窜途中被擒获,身首异处。

几个领头的都被收拾干净,按说大势已定,可东方的叛军并没有就此收手。周公思忖良久,决定借此机会一鼓作气,将东方各国好好敲打敲打,让他们从此再无叛逆之心,从而彻底巩固住大周政权的万代基业。

周军采取了“枪打出头鸟”的策略,把矛头指向了“造反派”里实力最强的奄国和淮夷。周军先是挥师东南,打败以徐国为首的淮夷各国,然后由南向北继续进军,一路拿下昔日臣服于奄国的附庸小国,剪去了奄国的羽翼。随后,周成王派毛叔郑前来助战。在二路大军的合围下,奄国无力抵抗,城破国灭。

古简面世

或为秦人祖先

吃一堑长一智,这次,周公对奄国不再心慈手软,一定要将其斩草除根。奄国族人被打得七零八落,有的四处流亡,有的则成了周军的俘虏,被遣送到偏远之地。总之,就是不能让他们留在原地,若干代后再有翻盘的机会。

因此,在许多地方,都能找到奄国存在的痕迹。奄国后裔中,有的迁至山西太谷县的奄谷;有的经奄中南逃至江苏常州奄城,后被吴国所并;有的北绕渤海湾迁至辽宁盖州、盖平,而入盖马大山,到达朝鲜半岛;有的甚至渡海到达日本。

即使如此,周公还是觉得不踏实。于是,在东征胜利后,周公以朝廷名义,将自己最信任的长子伯禽分封到了奄国旧地,建立鲁国,并赐其殷民六族。从此之后,周公一族世代替朝廷镇守在东方,紧盯着殷商后裔,再没有给他们以可乘之机。鲁国替代了奄国,周文化替代了商文化,对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是划时代的。

不过,以上种种还不算是最神奇的。在世俗观念中,建立起大秦帝国的秦人起源于西方,与戎族有密切的关系,并逐步向东方推进,最后统一了中国。但是,近年来,学术界“秦出自商奄”的声音越来越响,正颠覆着传统的认知。

收藏于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筒俗称“清华简”,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新宠。其中的《系年》第三章中记载:“飞廉东逃于商盍(奄)氏。成王伐商盍,杀飞廉,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,是秦先人。”这话翻译过来就是:奄国灭亡之后,周成王强迫一部分“商奄之民”西迁到“邾”(今甘肃甘谷县西南),成为一部分秦人的先人。

其实,“秦出自商奄”的提法,在马王堆帛书里面就出现过,可是当时孤证难立,学界并不认可,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“清华简”的问世才有所改观。2013年9月6日,李学勤教授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》一文,轰动了学界,也使得人们对奄国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。



【消失的古县】

祢衡故里话德平

□张永红

传统京剧里有一出有名的老生剧目《击鼓骂曹》,取材于古典名著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第二十三回“祢正平裸衣骂贼”。讲的是名士祢衡被孔融推荐给曹操,曹对其轻慢,罚作鼓吏以示羞辱。祢衡击着《渔阳三鼓》的鼓调来到堂前,当着满朝文武大骂曹操,并借击鼓泄愤。这位不畏权势,恃才傲物的名士,字正平,是东汉时期文学家,留有传世名篇《鹦鹉赋》,其故乡就在今临邑县德平镇的小祢家村。

德平镇位于临邑县的最北部,地处临邑、陵城区、宁津、乐陵、商河五县、市、区交界处,是该县最大、最繁华的乡镇。历史上,这里是已经消失的千年古县——德平县县治所在地。

德平的历史可上溯到东汉时设立的平昌县和安德县。五代后唐时期(约923—936年),将安德县东北部和平昌县合为一县,两地各取一字,命名为德平县,这就是其县名的来历,也是其设县之始,至今已有一千多年。宋元时期属德州,明清时期属济南府,建国后归德州专署。

1956年3月,在全省行政区划调整中,德平县被撤销,其辖区分别划归临邑、商河、乐陵和德县(后为陵县,即今德州市陵城区)。现临邑县的德平、翟家、理合务、宿安,乐陵市的化楼、孔镇,陵城区的糜镇、宋家镇、义渡口,商河县的怀仁镇等地,均属原德平县辖区。祢衡的故乡——小祢家村早已不复存在,现在其原址上建起了祢衡公园。公园内有一口古井,深达七米,相传为祢衡家人当年的吃水井,人称“祢衡井”。历经千年,井水仍甘甜清醇,为当地名胜。

位于鲁北平原的德平县面积虽然不大,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除祢衡外,唐代著名诗人《游子吟》的作者孟郊,祖籍平昌,后属德平。“三朝元老”葛守礼,德平葛老庄人,辅佐明朝四十七年,被万历皇帝誉为“柱国名臣”。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曾在此担任监镇官一年,并写下了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名句。

悠久的历史,孕育了灿烂的文化。“沧州的狮子景县的塔,德平有个一丈八。”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,说的是德平的“镇县之宝”——丈八佛。据史料记载,原县城西南的龙泉寺内有一尊高大的佛像,建于明洪武十年(1377年),系由汉白玉雕刻而成,高一丈八尺,故称为丈八佛。佛像工艺精细,栩栩如生,代表着我国古代宗教艺术和石雕艺术的杰出成就。1937年龙泉寺被日军烧毁,但丈八佛得以幸存,现珍藏在临邑县文化馆内。

德平大秧歌2009年被评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当地流传的“丁家村的鼓子、王连州的伞,赫家的秧歌扭得欢”的民谣,形象概括了其跑、舞、歌相结合的表演特点。德平大秧歌参演人数多,气势宏大,场面壮观,风格粗犷,是鲁北地区民间艺术的优秀代表。它和德平细米窝头、德平熏鸡一样,成为已经消失的德平县为数不多的文化遗产。

说起古县被撤销,老德平人充满惋惜和怀念之情,当地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。如当年撤县之时,当地民众代表曾赶到北京,找到抗战时期曾在冀鲁边区战斗生活过的肖华将军,想请他帮助说情保留德平县,未有结果。德平如一棵大树已深深扎根在当地人心中,他们对故乡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当地人称“俺”为“因”(音nān),这是德平最具特色的方言。一句“因来了”,就会引来一声惊喜的问候:“你也是德平的?”顿时增添了几分亲切感,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。

【老照片】

忠厚传家远

□张明堂

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末期,当时我的爷爷(中间留须,坐者)已过花甲,老人从三百里开外的鲁西北,步行三天来到济南看望他的儿子,我的父亲。为了表示对他的欢迎,父亲、母亲带着爷爷,我的哥哥姐姐等一家人来到济南劝业场一家照相馆留下了此照。想不到,这竟成为我爷爷一生中唯一的留影,也是我们家第一张全家福。

照片中右三站立,穿白色长衫者是我的父亲张森修,字益臣,当年已近40岁,是一名专做橡木桶、木盆、锅盖等圆活的细木工。父亲一辈子只认识三个字,却不是他自己的名字,而是“自兴益”,这是他木工作坊的招牌字号。据说是一个算卦的人专为他所取,意为父亲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兴盛家族。

父亲技艺精湛,人送“精工匠”之号。他1912年只身一人来到济南学徒,虽然没有文化,却懂圆周率,因为他经常念叨“圆三径一不径一”的口诀,意思是当圆周长是3的时候,它的直径不够1;而当圆周长是3.14的时候,直径才是1。他对几何也略知一二,如“方五斜七不差一丝一厘”,意思是边长为5的正方形,其对角线为7。父亲为人正义、仗义,生活贫穷的人来买东西时,他总是把价钱定得低一些。而对当时在济南的日本人来买东西时,却是分文不让。父亲说,八路军打日本人,保家卫国寸土不让,我对这些日本人也是分文不让。

我今年72岁,我们家这张快80年的全家福照片里自然也就没有我。尽管这样,我仍时常把全家福捧在手中,细细观看。如今不只爷爷,就连父亲、母亲(左三)及哥哥(右二)、嫂嫂(左二)也都先后作古。但他们艰苦朴素、勤俭持家、做人做事要善良厚道的品质却已被我们家后人继承了下来。

